

論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

尹章華

一、前言

「消滅時效」與「除斥期間」二者觀念相類似，法條用語中亦難以區別（註一）。以民法一九七條一項及九三條規定例證如次：

（一）民法一九七條一項規定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自有侵權行為時起，逾十年者亦同。關於本項規定，胡長清氏認為二者均為消滅時效，一稱短期（二年），一稱長期（十年）（註二）。史尚寬（註三）、鄭玉波（註四）皆同，為我國之通說，但學者間有認為「十年」乃除斥期間者（註五）。

（二）民法九三條規定：（因被詐欺或被脅迫，而為意思表示）之撤銷，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，一年內為之，但自意思表示後，經過十年，不得撤銷。關於本條規定，雖亦有一年及十年之別（條文結構亦與民法一九七條一項類似），唯通說則認為此「一年」及「十年」，均為除斥期間（註六）。

學說間關於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認定之不同，除造成學子思考推理之混亂外，關係當事人權益甚鉅。本文之作，從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之性質及區別着手，並以實例問題對照比較之，苟有助於法理之建立與爭議之釐清，實所至盼。

二、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性質與區別

稱「消滅時效」者，指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所造成之「無權利狀態」，繼續達一定之期間時，義務人發生拒絕履行之抗辯權（民法一四四條）。權利人權利之行使因此發生障礙，權利本身及請求

權並不消滅（註七），故學者主張「消滅時效」一詞有語病，容易引起誤解；惟「消滅時效」一詞因使用已久，已成陋習（註八），實待吾人注意並檢討之。

稱「除斥期間」者，乃權利預定存續之期間，不受權利人是否怠於行使之影響。此期間經過後，不得展期，故屬「不變期間」之性質（註九）。

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區別如下：

（一）社會功能之區別

1. 消滅時效具有一「懲罰」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之性質，進而，有促進權利人早日行使權利之功能。蓋權利人多年不行使其權利，乃「權利上之睡眠者」，不值法律之保護。法律遂予義務人得「拒絕履行」之抗辯，權利人欲避免義務人抗辯權之產生，必「急於一時效期限內行使其權利」。

唯吾人須注意者，乃權利之行使，必須確知其義務人之存在及權利內容，始能行使之。故權利人雖有權利之發生（如戶外汽車為人撞毀而生損害賠償請求權），但義務人不明時（如肇事之人逃逸而無從求償），權利人之權利無從行使，自不生「怠於行使」之問題，消滅時效即不能適用（不能開始進行）。

2. 除斥期間具有確定現實狀態之正當性，進而，有穩定社會秩序，保障交易安全之功能。蓋一事實狀態，若能繼續達一定之期間（不論權利人是否怠於行使其權利以改變現實狀態），社會上輒相信其為正當，法律乃禁止權利人行使其權利（使其權利消滅），以維持現實狀態之安定性。

論 著 論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

綜上，吾人認為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，在社會功能上的主要區別：前者，乃是對權利人個人怠於行使權利之處罰。故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，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，以不行為目的之請求權，自為行為時起算（民法一二八條）。又「消滅時效」既以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狀態之繼續為前提，則在時效期間進行中，如權利人已有行使權利之事實，足以推翻其懈怠之情事，消滅時效即失去意義。唯若權利人雖有行使權利之特定事實後，又「恢復」其怠於行使之狀態，消滅時效即應重行起算，此種現象即稱之為「時效中斷」，該行使權利之特定事實，即稱之為「時效中斷事由」（民法一三七條規定：「時效中斷者，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」，可供參照）。又權利人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特定事由，致於消滅時效期限內不能或難於行使其權利（與因自己之事由而怠於行使者有別），因非出於懈怠，自無逕令其因消滅時效進行完成而受懲罰之必要。故法律規定延長其時限，使權利人於該特定事由後一定期間內仍得行使其權利，亦使消滅時效於該延長期間內「不完成」。該特定事由，即稱之為消滅時效不完成之事由（民法一三九條以下，共有五種）。

又在除斥期間規定，主要係為社會公益而設，不因權利人能否行使其權利，是否怠於行使其權利而異。故除斥期間之起算，以現實狀態發生事由開始時起算。且不生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問題。換言之，除斥期間為一「不變期間」，不生中斷事由重行起算或不完成事由延長期限之問題。

(一) 訴訟功能之區別

除斥期間係因社會公益而設，當事人（義務人）縱未主張，法院亦應依職權調查，以為裁判之資料。但在消滅期間，係「處罰」權利人怠於行使而設，僅義務人得主張之。義務人未主張此一處罰

效果者（抗辯權之放棄），法院無依職權調查之權責。若義務人為消滅時效之抗辯者（主張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，應受處罰），權利人可以已依限行使之事由（中斷事由）及非因可歸責自己之事由致未行使（時效不完成事由）主張之。法院審酌雙方之主張及證據資料後，如認為權利人未怠於行使權利，應繼續訴訟之審理；若認定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，漠視消滅時效之完成者，應予債務人「得拒絕履行」之利益（民法一四四條一項）。並應依民事訴訟法一九九條規定，令義務人敘明，補充而為適當完全之辯論（三三年七月二日院字二七〇八號）。

三、民法一九七條一項及九三條之商權與辨正

綜上論結，本文認為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主要區別在：(1)消滅時效係「處罰」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，權利人為避免「處罰」會依限行使權利，進而，促進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。消滅時效自權利得行使（知有權利之發生及義務人之認識）時起算；(2)除斥期間係保護社會公益而設，不因權利人是否怠於行使權利而受影響。除斥期間自現實狀態原因事由發生時起算；(3)若法條規定期間之目的，係懲罰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，且自權利得行使之時起算者，為「消滅時效」；若法條規定期間之目的，在確定現實狀態，且自現實狀態原因事實起算者，即為「除斥期間」。並本此三原則，就民法一九七條一項及九三條析論如次：

(一) 民法一九七條一項

1. 民法一九七條一項前段規定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「知」有「損害」及「賠償義務人」時起，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從法條文義觀察，侵權行為受害人（權利人）知有「損害」（權利內容）及賠償義務人（加害人）時，即可得行使

其損害賠償請求權。受害人怠於行使權利長達二年者，應予處罰。故本項「二年時效」為「消滅時效」。

2. 民法一九七條後段規定：（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），自有侵權行為時起，逾十年（而消滅）。究本項文義，係以現實狀態（受害狀態）原因事實（侵權行為）起算，殊不因權利人是否怠於行使權利而受影響，故為「除斥期間」。

3. 若被害人於侵權行為時起，逾十年始請求者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；若被害人於侵權行為時起十年內請求者，法院應即審理。若被告（義務人）證明原告（請求權人）知有損害及原告（賠償義務人）所在已逾二年者，被告得拒絕履行。換言之，被告欲主張消滅時效之利益，應主動出面解決紛爭（使「自己為賠償義務人」之事實，為原告所知悉），當有助於紛爭之早日解決及權利之早日行使。

（二）民法九三條

1. 民法九三條前段規定：（因被詐欺或被脅迫，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），但其撤銷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，一年內為之。究其文義，表意人（撤銷權人）行使撤銷權，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，即向意思表示之相對人撤銷之，其怠於行使達一年者，應予處罰，故為「消滅時效」。

2. 民法九三條後段規定：（因被詐欺或被脅迫，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），但自意思表示後，經過十年，不得撤銷。究其文義，當指現實（被詐欺或被脅迫）狀態產生之原因事由，係表意人所為意思表示（若表意人未為意思表示，即無被詐欺或被脅迫之效果發生）。故其時效，自意思表示時起算，不因表意人是否發現詐欺或脅迫，是否怠於行使撤銷權而受影響，十年後（「不變期間」），即不得撤銷，故此十年期間為「除斥期間」。

3. 表意人為意思表示十年後始撤銷其意思表示者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其除斥期間是否經過（完成）。若表意人於十年內撤銷意思表示，相對人欲主張「消滅時效」之利益（得拒絕其撤銷）者，應證明表意人發現詐欺或脅迫已逾一年。故若相對人欲主張「消滅時效」之利益，應「主動」告以詐欺及脅迫之情事，否則，不易「證明」表意人已發現此情事。

四、實例之探討

案例（一）：甲路邊停車入廁，返回時車已被撞，肇事人逃逸，九年半後，探知係乙所為，甲應如何處理。

研析：

1. 甲於九年半後始「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」，其十年時效（除斥期間）僅剩半年。甲應於半年內行使權利，否則，其權利消滅（不以二年之消滅時效為計算基準）。

2. 若甲立即向乙請求（民法一二九條），並於請求後六個月內起訴（民法一三〇條）時，乙不能於法院中主張除斥期間（十年時效）已完成。五年後乙敗訴確定，甲仍得主張自受確定判決時起，重新起算其消滅時效（二年時效）（民法一三七條）。

案例（二）：乙竊取甲之家傳玉馬後逃逸，三年後甲始探知係乙所為，六年後甲始向乙請求返還，甲乙間法律關係如何？

研析：

1. 若甲基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主張，乙負損害賠償責任（依民法二二三條一項規定，乙應回復甲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）。唯甲怠於行使（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已逾二年時效），乙得拒絕之（轉換成自然債務之性質）。

2. 若甲基於不當得利請求乙返還（民法一九七條二項），乙（

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）因侵權行為而受利益，致甲（被害人）受損害者，於前述一九七條一項時效完成後，乙仍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甲。民法中關於不當得利之時效，並無特別規定，應依民法一二五條規定，因十五年不行使而消滅（最高法院二九年上字第一六一五號判例）。

案例(三)：乙因詐欺（出賣贗品）向甲取得價金請求權三百萬元，甲應如何處理？

研析：

1. 若甲未能證明「詐欺」（詐欺較錯誤難於證明），可依民法八八條規定，以非由表意人過失為限，向乙撤銷買受意思表示。此撤銷權應於買受意思表示後，一年內行使，否則消滅（除斥期間一年）。

2. 若甲三年後發現詐欺或脅迫事由，可於發現時起一年內撤銷買受意思表示（消滅時效一年），但自買受意思表示後，經過十年，不得撤銷（除斥期間十年）（民法九三條）。

3. 甲可主動請求廢止該價金債權（民法一九八條）。唯此項廢止請求權，自甲（被害人）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（消滅時效二年）。自有侵權行為（詐欺）時起，逾十年亦同（除斥期間十年）（類推適用民法一九七條一項）。

4. 乙行使其因詐欺取得之價金債權，向甲請求給付時，乙可拒絕履行。此項拒絕履行之抗辯，自始至終均存在（無時效之限制），不因甲廢止請求權是否因時效消滅而受影響。唯若甲以「詐欺」為由拒絕履行之抗辯，經法院認定為「無理由」時，甲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（民法二二一條）。

五、檢討與建議（代結論）

關於「消滅時效」與「除斥期間」之問題，相關條文用詞不清（「消滅時效」一詞即有誤導之嫌），學者意見紛雜，不但影響教學，亦不利當事人權益甚鉅。本文之作，以「消滅時效」及「除斥期間」之社會功能及訴訟功能着手，倡言二者應以其立法目的，加以區分（以處罰權利人怠於行使為目的者為消滅時效，以維持現實狀態穩定正當為目的者為除斥期間），並以民法一九七條、九三條及相關實例，加以對照探討，當有助於法理結構之建立與爭議之釐清，唯以筆者學植未深，推理論說，疏失難免，誠祈不吝斧正。

註

註一：見鄭玉波著「民法總則」第三六一頁。三民書局七七年修訂六版。

註二：見胡長清著「中國民法債篇總論」第一九二頁。臺灣商務印書館五七年臺二版。

註三：見史尚寬著「債法總論」第二一五頁以下，七二年臺北六刷七版。

註四：見鄭玉波著「民法債篇總論」第二〇四頁，三民書局六七年七版。

註五：見鄭玉波前揭書（同註四）第二〇四頁及孫森焱著「民法債篇總論」第二五一頁，三民書局經銷，七一年四版。

註六：見鄭玉波著「民法總則」第二六二頁。三民書局七七年修訂六版。施啓揚著「民法總則」第二六〇頁，三民書局經銷，七二年校訂版。

註七：同註一，三五九頁以下。

註八：見施啓揚前揭書（同註六）第三四二頁。

註九：同註一，第三六〇頁。